

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偷心契

凌淑芬◎著

(中东传奇系列)

吻

只怪她货色太上等，
可怜她只得高唱「难道美丽真是一种错误？」
没想一挖挖到个世界超级大帅哥！

主编：珠雅

锦
绣园
· 1 5

偷心契约

(中东传奇系列)

凌淑芬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1

初夏

考古学界里稍微懂一些门道的圈内人都知道，T大的“考古系”和C大的“古文明研究学系”打从一成立初始，就将对方视为眼中钉。两个系所明争暗斗了十几年，大至每一项的古老新发现、学术发表成果，小至每年的新生入学分数，总之任何可以拿出来比较的名堂，双方人马都能提出来争个你死我活。

每次在公开的学术研讨场合，两方随行的研究生都缩在角落咬指甲，生怕各自的系主任哪根神经失灵，当场扭成麻花状，痛痛快快地干上一架。

糟糕的是，C大的古研系系主任今年居然获得亚洲地区考古学界的最高荣誉——金杵奖。这下子简直把T大的施仁道教授气得牙龈发泄，用“食不知味、睡不安枕”来形容还算情节轻微了，连他夜里说的梦话都是：“姓朱的，祝你感冒！”

本来嘛！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只要其中一方愿意稍稍退让，两位考古学龙头起码还能维持基本的和谐程度，偏

偏好死不死，两方人马最近居然相中同一种研究主题——精铜化文明。

国际考古学组织最近发布一项足以颠覆人类文明史的资讯——远在西元前两千年“亚述文明”出现之前，中东区域已经出现了更早期的人类文明。由于那个时期的人类已经掌握精密的冶铜技巧，因此考古学界将之命名为“精铜化文明”。

可惜的是，精铜化文明的地点仍然不明确，有点类似消失的印加或亚特兰大城，后世的研究者只能掌握大概的地点，却还没有人真正地挖掘出精铜化文明的遗址。

“那位‘猪教授’——”施仁道特别调“猪”字，“发现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环，他的功劳的确足供后世谈论几百年。”

教室内，七名研究所学生兼考古队成员低低哦了一声。过去八个月以来，今几个是他们第一次听见教授不带丝毫芥蒂地提起朱为先，脸上还挂着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，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典故了。

施仁道拍了拍圆滚滚的肚皮，很满意自己在席间引起的惊奇效果。

“各位同学，除了消失的古印加文明和玛雅文化，姓朱的进一步探求‘精铜化文明’的存在证明，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热烈的喝彩吗？”

坐在欧阳宁馨隔壁的印尼侨生石俊贤塞过来一张纸条——臭鼬鼠给鸡拜年！

她忍不住咬着下唇，以免自己偷笑出来。同时传回自

己的见解——请问“黄鼠狼”上哪儿纳凉了？

“欧阳同学！”施仁道觑见自己的首席爱徒竟然只顾着和旁人眉来眼去，不满的眼光当下瞄射过来。

“教授。”宁馨清了清喉咙，赶紧正襟危坐，“朱教授的贡献或许惊人，不过您的地位当然胜过他多多。”

施仁道被她的巴结逗得眉开眼笑。好徒弟！不枉他的苦心教导。

金阳透过窗棂，渲染着欧阳宁馨的娇容，幻射出彩色的炫丽。

二十四岁，应该是花样佳人最璀璨的年华。精致的化妆品、名牌衣物、粉红色的爱情事件，构筑成粉嫩佳丽的完美世界。但是欧阳宁馨的人生却不依循着正常的脚步走。

并非因为她不美，没有人追。其实她的五官细致优雅，尾角斜挑的丹凤眼符合所谓“桃花眼”的特征，娇雅的嘴唇有若瓔珞。眉不画而黛青，唇不点而含丹，容颜皮相百分之百的中国味，完全符合古典美女的标准。

然而，她却一头栽入以男人为主轴的考古界，无法自拔。

考古是她的乐趣、她的生命、她的事业、她的一切！

四年的大学加上两年的研究所生涯，她一头栽入考古学的古老气息中，随着施仁道教授的考古队挖遍各文明古国的遗迹，也成为队上最年轻俏丽的成员。

旁人眼中沙尘满天的不毛之地，往往是欧阳宁馨最向往的文明天堂。对她而言，把前人掩埋于时间尘迹中的遗

物挖掘出来，重现于今人的眼前，这种成就感和荣耀简直无法以言语来形容。

“各位，你们可明了朱教授的遗憾是什么？”施教授继续发表演说。

在座成员摇头的动作整齐划一，先由右到左、再由左到右，滑晃过四十五度之后停住，等待教授宣布他已经讲过八百次的答案。

“那就是，姓朱的和普天下每一位考古学者一样，无法掌握‘精铜化文明’确切的发源地。”施仁道年过半百的脸孔霎时洋溢着少年人的红润光辉，“这也是我代表本校即将洗雪前耻的最佳时机。”

最后这段话非但是新词，而且听起来大有玄机。

过去一年，全球考古学界掘遍了中东半岛每一处可能的区域，只差没敲敲海珊的大门，请问他家的后院可不可以借挖几分钟，可惜，“精铜化文明”仍然只是传说。

且听施仁道的这席话，俨然有门路似的。

“教授，您……您已经掌握‘精铜化’的可能地点了？”宁馨失声叫出来。

“是的。”施仁道晃着微凸的小腹走向黑板旁的世界地图，狂热的眼波迸射出精光。

“诸位同学，我有极可靠的证据显示，‘精铜化文明’的遗址铁定在这个地方！”

他的食指重重地落在地图上的某一点。

中东半岛，沙乌地阿拉伯境内，阿拉伯大沙漠！



沙乌地阿拉伯

电风扇欲振乏力地吊在天花板上转动，试图挥赶空气中厚重袭人的热气。沙漠巡逻军办公室里，摆着几张半新不旧的办公桌。午休时间刚过，几位行政兵眯着睡眠不足的浣熊眼，压根儿没把上门找碴的人放在心上。

砰！施仁道拍打士官长的办公桌，暴跳如雷。

“你们在搞什么鬼？为何不准我的考古队进驻沙漠区？我已经申请到各项合法的研究执照，你没有权力限制我和队员们的行动。”

士官长阿里打个懒洋洋的呵欠，甚至懒得用正面的角度瞄他们，更别说杵在老教授身后的妙龄女郎。

这个女人一进办公室就抢着向行政兵问话，“诱惑”他堂堂士官长的部下、阿拉忠实的门徒，真是不知羞耻！她若属于阿拉伯男性的女眷，早就被一巴掌打平在地上，接受不守妇道的震撼教育。

“我是为你们好。”阿里拿了根牙签剔牙，“阿拉伯沙漠向来由各支游牧民族统管，尤其考古队预定前往的西部地区，无论你们申请到的证件多么齐全，一旦进了沙漠地带都跟废纸没两样。”

施教授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宁馨实在担心他会干脆上演一场“关公中风记”，立刻倒地不起。

她的算盘打得好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说不得，只好拨

电话叫她大哥电汇三五十万过来，先应应急再说。

“请问，有谁能够做我们的向导和保镖，护送整队研究人员进入西部地带？”

阿里的听力显然不对女人产生作用，继续抖动他的两只泥蹄子。

宁馨委实受够了该死的大男人主义！自从她踏上中东半岛，沿路所受的乌烟瘴气可比交通带来的废气制造量。

她向教授使个无奈的眼色，施仁道立刻用他“男人的声音”重复她“女人的问题”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阿里的听力虽然暂时性地恢复正当，可是说话能力仍然受到阻窒。

一张五十元美钞顺利治好他的语言障碍。

“嘿嘿。”他痛快地干笑两声，“沙漠区被四支主要的游牧民族割据，不过真正具有统筹权力的，以‘韩族’（Hawn）为首，全世界没人敢不赏韩伟格面子。如果你们可以争取到韩伟格的援护，没人再敢吭声。”

师徒两人一听，这下子可乐了。

悬宕了多日的通行问题终于见到曙光。谁都知道沙漠部族的另一个代称就是“流动强盗窝”，既然“韩族”名为游牧民族，想必和各部落拥有相同的共通点——逐“财宝”而居。

出门在外，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那算小事。幸好这次的考古之旅获得几家大财团的经费支援，花小钱打通关节还不至于让大伙儿捉襟见肘。

“请问……”宁馨再度开口。

而阿里的耳朵也再度为她关闭。

一股子强烈的气闷几乎让她牙齿、手脚发软。没办法，只好望向自己在阿拉伯国境内的“法定发言人”。

“欧阳，你还是回旅馆去吧！我来负责与他们交涉。”施仁道低声嘱咐她，难得露出一丝松懈的笑容，

“我想，这些阿拉伯士兵比较乐意在纯男性的场合谈公事。”

“好吧，有事再联络我。”宁馨咕咕哝哝的，实在受够了中东半岛上的臭男人！

推开沙漠巡逻军办公室的大门，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。

下午四点，阿拉伯的炽阳依然不屈不挠。



阿拉真神！她认输。

宁馨挫折地伫立在麦地那街头。眼前有四条道路可供抉择，而每一条路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只要有一位善心人士愿意告诉她哪条康庄大道通往圣麦地亚会馆，甚至要她举旗投降都可以。

“请问——”她主动迎上一位看似相貌温和的中东男人。

这位看似温和的欧吉桑并不比其他过路客友善多少。

她已经十分熟悉他接下来必定连续的动作。首先，被她拦下来的男人瞄瞄她的前后左右，再检查自己的四面八

方，确定眼前胆大妄为的东方女人缺少男人伴随；而后，再上上下下打量她牛仔裤和衬衫的装扮；最终，露出一抹不敢苟同的鄙弃眼色，仿佛她“暴露”的衣物污染了城市观瞻。结局则是，他甩甩头，不屑一顾地离去，徒留给她一串冷冷的嗤哼。

“谢啦！”宁馨涩涩地道。

阿拉伯政府是不是每年把全国的男性公民集合起来排演一次？

由此可见，中东妇女主要的亡殁原因恐怕是——因迷路而饿死街头。

真是要命！现在她该如何才好？男人拒绝搭理她，女人没有男人的允许也不敢主动和她说话，到底谁能为她这只迷途羔羊指引方向？

“美丽的小姐，你迷路了吗？”身后突然响起的中东腔英文，强烈的解脱感几乎让宁馨手脚无力。

“对！请问你可不可以帮……”她忙不迭回头，满腔的感谢词顿时哽在喉咙里。

一个穿着传统回教服饰的小男孩，身高不满一米二，顶多十岁模样。这种“小人”能提供多少助益，显然有待商榷。

她盯着笑咧着嘴巴的小男生，突然灵光一闪，“还是……你也迷路了？”

那也好！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或许他们俩可以结伴而行，如此一来，她的身畔就有“男人”啦！

“NO！”小男孩漾开满嘴不整齐的细牙，可爱又快乐，“这一带的道路我很熟悉，只要付我五块钱美金，我可以替你引路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眼中亮烁的火花可比奥运圣火。

柳暗花明又一村！

“付钱！”小男孩摊大手掌，丝毫不跟她客气。

“我必须回到圣麦地亚会馆，你真的认识路？”尽管付了带路费，她依然心存怀疑。

“当然，跟我来！”小男孩一溜烟冲出去。

宁馨赶紧追在他身后。好不容易遇见“灯塔”，可别让他照错了方向。

随着小男孩在大街小巷钻窜了十来分钟，两人拐了个弯，迷宫般的街道豁然开朗，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光明坦途。

她开始对附近的道路产生似曾相识的印象。对了，方才陪同教授前往公家单位的时候。他们好像曾经走过这一段马路。

“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。”她顺手摸了摸小鬼的头顶。

“大胆！”原本一直笑吟吟的小男生突然停下来，脸色大变地喝骂她，“男人的头顶岂容得你们女人家说碰就碰？”

宁馨当场气结。连一个十岁的小毛头都培养出大男人主义的倾向。

“你给我客气一点！我第一次揍小孩子屁股的时候，

你还没出生呢！”这口愠气憋太久了，她非发泄一下不可。

小男孩恨恨地瞪她一眼。

老实承认，还当真瞪得她有点心底发毛。

“还不快点跟上来！”他粗声粗气地吆喝，脚下的速度加快了。

宁馨不敢放慢步伐，在他后头追得气喘吁吁，顿时很后悔为何要得罪自己的救命恩人。

“喂，等一下！”路经一条弯道时，她稍稍停下来，有些迷惑地打量右侧的街景，“我认得那块餐厅招牌！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好像从它底下走过去。小鬼，你是不是带错路了？”

“你很烦耶！”小男孩失去耐性地回头，“那种商业招牌城里起码有两百个。如果信不过我，咱们在这里分道扬镳，你自己想办法走回去好了，顶多我再去找其他外快。”

瞧不出这臭小子派头端得还蛮大的！

“好吧！姑且相信你一次。”她啐了一口，再度踏上跟着“灯塔”跑的艰辛路途。

两人左拐右弯地走了二十多分钟，终于停在一栋陌生的建筑物前面。

“到了，就是这里。”小男孩顺利完成任务。

宁馨细细打量这栋三层楼的建筑。虽然它的外观堪称坚固干净，然而她敢拿自己的荣誉打赌，假若这儿是“圣麦地亚会馆”，她愿意拜小男生为终身的导师。

“小鬼，你真的以为我连自己的落脚处都认不出来？”她蹙起懊恼的柳眉。

“你懂不懂规矩？这里是后门。”小男孩仿佛很遗憾自己高估了她的聪明程度，“一般观光旅馆禁止我们这种赚外快的小孩出没，我能把你往前门正厅带吗？”

“噢。”他的说法蛮有道理的。宁馨不得不颌首赞同。

他们身处的街道还算干净，然而人烟并不稠密，斑驳的柏油路也坑坑洞洞的，感觉起来确实很像一般建筑物的防火巷之类的。

她谨慎端详着标的物，以及眼前一扇油腻腻的黄铁门。

“你打开门进去，里头是厨房，只要交代厨师一声，他们会派手下送你回房间。”小男孩讲得老气横秋。

“了解。”她试探性地推开一道缝隙，浓烈的肉糜香气扑鼻而来，可见里面确实是料理间，心头不由得多信了几分，“那就谢谢你了……咦？”

她才一转身，小男孩居然便跑得老远了。动作真快！

“嘿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遥遥朝着远去的小影子大叫。

“阿——齐——”答案立刻回复。小男孩转个弯，失去踪迹。

阿齐。听起来类似打喷嚏的声音。

“算了。”她摇摇头，打算在最快的时间内回房梳洗，尽快睡个好觉。

推开铁门，一股厚实得几乎呛鼻的食物气息熏向她。宁馨忍不住打了个货真价实的喷嚏。

蓦然间，一把大锅铲从正前方挥过来。

“喂！女人不能进来这里！”一位胖嘟嘟的师傅指着她的鼻子大骂。

宁馨吓了老大一跳，赶紧后退抵着铁门避过。等她离开中东半岛，她会找个距离最近的女权组织，申诉这些日子以来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。

“我在街上迷失方位，有个小孩带领我从后门进来。”她强迫自己发挥耐心，与这群异类周旋。

“小孩？后门？”所有工作人员停下手边的炊事。

仔细算了一算，厨房内约莫有两位穿着厨师装的男性，以及四五位帮忙的手下。

“对，小孩。”她勉强挤出浅笑，“他自称‘阿齐’。”

“哦——”大家显然非常熟悉这个名字，“你是阿齐介绍来的。”

“不是‘介绍’，是‘带路’！”宁馨下意识纠正，“我本来就住在这间旅馆。”

男人们怪异的咧笑令她产生异样的不自在。

“OK！OK！”他们笑呵呵地安抚她。

胖厨师回身向角落打个手势，宁馨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已经被一个手长脚长、相貌似黑猩猩的雄性哺乳动物拎起来。

“嘿！懂礼貌一点，我是客人！”她拼命拍打黑猩猩

的手臂。

两个当事人的体型实在相差太多了。黑猩猩根本视她的花拳绣腿如同蚊子叮，随手一捞将她顶在肩膀上，搬运面粉袋还比扛她来得更具挑战性。

“你想干什么……喂……”粉拳像鼓槌一般，咚咚地敲打在肉墙上。直到今日，宁馨才真正体会到“蜻蜓撼石柱”的滋味。

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误会，可以想见的是，那些男人漾露出来的笑容透着淫猥的意味，情况绝对比她预料的更加凶险。

壮硕而且散发体臭的身躯阻碍她一切视野。异发突起的状况非但让她感到心惊外加三分的泄气！好歹她攻击得千万分辛苦，这头黑猩猩居然连步伐也没颠簸一下，太不给面子了！

头顶下的地板改变了面貌，不复庖厨内的油腻和腥泄气。恶俗的鲜红色地毯覆盖了她的整片视界。

黑猩猩踩踏上一条笔直的长廊，两侧廊上交错着核桃木雕门。每一扇门内究竟上演着什么戏码，她不得而知，但从缝隙间流荡出来的呻吟，想也知道剧情绝对排得上限制级中的限制级。

廊内的灯光亮得足以看清室内的一切，却又暗得幽幽晃晃，完全搔到人心混沌的痒处。半亮半暗的明度仿如回到中古世纪的沙龙或酒吧，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熏香，烟草和雪茄的气味交错在其间。不知从哪个角落播放着三〇年代的幽怨情歌。一切的一切全令她越思量越心惊。

宁馨不敢想象自己究竟沦落进何处，即使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

“我被骗了。”她喃喃自语，受骗的愤怒暂时取代了畏惧，“堂堂T大考古系的高材生，居然被一个十岁不到的小毛头骗了！”

黑猩猩呵呵呵地蠢笑起来，犹自不客气地拍拍她的翘臀。

“不错！很好，一级棒！”

“嘿！你放客气一点！”她险些气晕了。

他的步伐终止在长廊的底端，一扇金、红漆相间的木门微掩着。黑猩猩随手敲了几下，径自走进去。

“老大，新货到了！”

“砰”的一响，宁馨被粗鲁地扔在地毯上，闪闪发亮的星星夺走她短瞬的视觉和听力。

“这娘儿们是谁？”沙哑的男声从右侧角落飘过来。

大房间里也是幽暗朦胧，四周的布置只能一言以蔽之——俗丽得四肢无力。传统的中东帷帐遮掩了墙壁的真面目，正中央一张四柱大床被轻纱笼罩着，偶尔顺着中央空调流动的气息而泛起波澜，看起来万分的诡异奇情。触目所及的颜色，除了红，仍是红。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、各种不同色系的红。

这间特种营业的头头包准是红色的头号拥护者。

据说，酷爱红色的人，本质上具有隐藏的暴力特质。

除了床辅，室内另一张大家具就属角落的四脚桌。中东风情搭配着法式的家具，气氛说有多不搭调就有多不搭